

动荡的年代

杜 宣



● 话剧剧本 ●

动 荡 的 年 代

(青春三部曲第二部)

· 杜 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动 荡 的 年 代

(青春三部曲第二部)

著 者 杜 宣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5/8 插页：2 字数：87,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959

定价：(八)0.42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五幕話剧，是作者創作的以革命知識分子的道路为主題的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难忘的岁月》)。

《动蕩的年代》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初期，故事描写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中国，全国人民同仇敌愾，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張，展开了規模壯闊的、神圣的民族自卫的解放战争。上海的一群要求进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組成了上海青年救亡工作队，沿长江而上，进行抗战救亡工作。在国民党特务、土匪、流氓的百般阻撓、破坏、迫害下，这一群知識分子中，有的威武不屈，坚持斗争；有的則經不起考驗，脱离了队伍。由于有着党的正确领导，这支抗日救亡的队伍终于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破坏和公然迫害，轉入了湘贛边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青春三部曲第二部)

杜 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場 序

第一幕：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两、三星期。
上海。

第二幕：

同年十月。
长江某輪船中。

第三幕：

一九三八年七月。
九江。

第四幕：

前幕同年十二月。
南昌。

第五幕：

一九三九年初夏。
湘贛边区某老苏区。

人 物

白怀冰——原名林雄。二十五、六岁。貧苦知識分子出身。中共黨員。在工厂做过工，搞过工人运动，也搞过一些左翼文化活动。冷靜、細致、沉默、不大多說話。有相当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組織领导能力。

林忆雄——女。原名楊冰。二十四、五岁，白怀冰的爱人，中共黨員。經過长期監獄生活的鍛煉。性格明朗、果斷。对工作严肃認真，对敌斗争勇敢坚定。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計較个人得失。

馮 明——二十四、五岁。排字工人出身。中共黨員。热情、朴实、勇敢、頑强，能吃苦耐劳，搶着做最困难的工作。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工人階級的許多长处，尤其是和一些知識分子在一起更显得突出。只是在思想方法上有些主觀片面，因此常常表現出一些簡單化和急躁情緒。

梅素兰——女。二十三、四岁。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出身。中共黨員兼任民族解放先鋒队的队长。細致、冷靜，能够克制自己，又能关心同志，只是魄力不足。虽然年齡不大，但有大姐姐的风度。

夏瀾虹——女。二十一、二岁。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民族

解放先鋒隊隊員。參加工作前，因受家庭出身和美國電影的影響，喜歡幻想，好逸惡勞，醉心美國生活方式。參加工作後，進步很快。熱情、任性、有強烈的正義感。熱愛真理，勇于改過。

丹 戈——二十二、三歲。知識分子。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誠朴，細致。實實在在地工作，不大愛講話。外號“標準鐘”。

李 曙——十三歲。聰明、倔強、勇敢，熱愛真理。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

利 娜——女。二十四、五歲。電影演員。有愛國主義思想，但個人名利看得重。軟弱，缺乏改造自己的決心，不能吃苦。

海 洋——二十四、五歲。文學青年。喜歡寫寫詩。有愛國主義思想，但喜歡說空話，不肯做實際工作。

老 張——四十歲左右。中共黨員。

孫 鑣——三十歲左右。國民黨軍隊中下級軍官，有正義感。豪爽、讲义氣，重然諾。

楊三才——十八、九歲。淳樸的青年農民。

王赤子——三十歲左右。偽裝進步的托匪，特務。

吳學正——二十八、九歲。叛徒特務。

程主任——吳學正的助手。

李 夫——某進出口公司的小老板，利娜的男友。

船 長——招商局某江輪船長。

中年婦女——難民。

青年女子——难民。

刘大伯——老苏区农民。

細妹子——老苏区农民。

表 嫂——老苏区农民。

青年知識分子若干人。

难民、农民、小市民、工人群众若干人。

国民党士兵若干人。

特务若干人。

流氓若干人。

第一幕

“八·一三”事变后两三个星期。

上海法租界。上海救亡总会法南区分会。

× ×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突然向北平芦沟桥发动了进攻。二十九軍吉星文团的士兵們，拒絕了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

芦沟桥的炮声，振奋了全国人民。人民一致要求发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于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們的出路。……”但是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在和日寇进行秘密談判；甚至于主动提出二十九軍撤离平津，以求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妥协。但侵略成性、貪得无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滿足，終于七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侵占了我北平、天津，又于八月十三日突然进攻上海。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灭亡中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无底止的进攻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虽被迫应战，但仍不敢对日宣战

和对日絕交。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不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如何动搖妥协，展开了規模壯闊的、神圣的民族自卫的解放战争！

× × ×

在雄壮的《义勇軍进行曲》歌声中，幕徐徐拉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时候！
.....

舞台上出現的是一幢古老洋房的大客厅。正中有楼梯可以通向二楼。在楼梯拐弯处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窗。

上海各界人士捐献来的各式各样的慰劳品。食品如：餅干、面包、糖果、香烟、水果等；日用品如：蚊帳、毯子、毛巾、搪瓷碗等。把这間屋子堆积得象一个杂货店的仓库。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一大堆各种牌子的空香烟罐頭。此外，有两張对放的写字台，几把椅子，一張小圓桌。写字台上，台灯正亮着。有一架电话、一些应用文具。

時間已过午夜，但在这里正如日方中一样。

舞台上有一个青年在計算捐款捐物。

二楼正在排戏。

隔壁房間正在练歌。

.....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們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后台的声音:唱得很好,今天我們就练到这儿,明天請大家再来!]

[接着一陣杂遑的脚步声和欢笑的声音,从后台穿过。]

[李曙,十三岁,上身穿件白衬衫,下面穿条黄卡其的短裤,赤脚穿了双力士鞋。头发很长,睫毛也长长的,面孔白白晰晰的有点象个小姑娘。他身上背了个书包,右手提了个菜篮,左手又提了个大包袱,气咻咻的走上来。]

青 年 怎么,小弟弟,你又来了!

李 曙 (从书包、菜篮、包袱里倒出了許多空罐头,忙着点数)这包,是三十个;这篮,是五十二个;这书包,是二十五个。总共一百零七个。

青 年 (点好数)对,我开收条給你。

[青年开收据。]

李 曙 (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收据,在輕輕默算着)六十五,二百十三,八十二,五十五,一百二十,八十八,

九十。加上这回一百零七个……总共才八百二十个。还差一百八十个。

青 年 什么，还差一百八十个？

李 曙 我说，到一千个，还差一百八十个啊。

〔丹戈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棍上。他穿着一件颜色较深的衬衫，浅颜色的长裤子。个子不高，很结实。〕

青 年 喂，标准钟，几点啦？

丹 戈 三点一刻。

李 曙 (好奇地)怎么他叫标准钟？

青 年 对，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表，但是丹戈，不看表就可以说出时间来，大致不差，所以我们把他叫做标准钟。

李 曙 (跳上窗沿)对，和马路上的钟一个样，三点一刻，真准啊！

丹 戈 小弟弟，这么晚了，还在捐香烟罐头？

李 曙 (很严肃地)我还差一百八十个哩！

丹 戈 (不解地)这是怎么回事？你今天来过好多次，恐怕算你捐得最多了，怎么，还差一百八十个？

李 曙 今儿早上梅姐姐说过的，要是我今天能捐到一千个罐头，她就答应我报名参加救亡工作队。†

丹 戈 嗨——这个梅素兰真有意思。要是捐不到，怎么办？

李 曙 老师说过的，一个人做事要有决心，有了决心一定办得到的。

青 年 喏——小弟弟，收条。已經三更半夜啦，該回去休息了。

李 曙 不，我一定要捐到一千个。

丹 戈 这么晚了，人家都睡了。

李 曙 大旅館、跳舞厅，还早得很呢。

〔說着就一溜烟似的跑下去了。〕

丹 戈 这孩子，真行。

〔电话鈴响。〕

丹 戈 (接电话)是啊，我是法南区救亡分会，……請等等。(对青年)喂，老王，总会問我們收到了多少空香烟罐？

青 年 (查看了一下收据簿)七千五百个。还有一批沒来得及統計的，大約总共有八千多的样子。

丹 戈 (对着电话)喂，喂，已經統計了的，七千五百个……对……沒有来得及統計的还有一千个左右。……啊……好哇，再見。(挂电话)老王，剛剛总会的同志在电话里說，今天早上《救亡日报》上登出一个启事，說敌人在前綫施放毒气，我們防毒面具不够，空香烟罐可以做防毒面具，希望大家踊跃捐献，到現在为止就已經收到大万多个了。

青 年 現在群众情緒真是高昂，只要是为了抗日救亡，你要什么，大家就送来什么。送来的金戒子罗，銀鐲子罗……把我抽屉都塞滿了。

丹 戈 今儿早上有个黄包車夫，他拿个小布包走进来。他

說：先生，我要把我家三代的傳家宝捐出来打日本鬼子。他把一层层包的布啊，紙啊，拆开一看，是一副銀耳環。我看得心里真是激动。这副耳環虽然只不过抵得上有錢老爺們一包香烟的價錢，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我們整个民族多么迫切地在要求解放啊！

青 年 是啊！

〔楼上排戏場的声音：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
跟我来吧！

丹 戈 去，看排戏去！

〔丹戈和青年上楼。馮明偕林忆雄上。林忆雄，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头发短短的，鴨蛋形面龐，修眉大目，俊秀中略带粗豪之气。身穿藍色印花竹叶的夏布旗袍，赤足，着白鑲空皮鞋。由于长期監獄生活，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她的健康状况是不好的，但并不瘦，有些虛弱浮腫。她的精神状态却和她的健康成反比例，两只眼睛灼灼有神，說起話来，声音宏亮而又清脆，精神振奋、昂揚。

〔馮明，四方臉。厚登登、气虎虎地。穿藍色阴丹士林布衬衫，工装褲。从他那个样儿，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說一不二、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的人物。另一个特点是朴质和单纯，因此，有时就难免把問題看得简单了一些。

〔馮明走在前面，一邊說着話，一邊走上。〕

馮明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会是你。今天白怀冰告訴我，有个南京来的小姐要来看我，叫做林英雄的。

林忆雄 錯了，我現在叫林忆雄。

馮明 我怎么想得到，楊冰，会改名林忆雄呢？

林忆雄 这是进監獄的时候改的。

馮明 怪不得，我托人到監獄里打听你，都沒有下落，我一直以为你牺牲了。

林忆雄 抗战爆发了！这一天居然爭取到了！这些日子以来，就是一个再理智的人，也会高兴得睡不着觉的。

馮明 对啊。我們这儿那位老白，他一听到芦沟桥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就兴奋得一直吸烟，本来他一聞到烟味就要头痛的，这一个多月来，已經吸上了癮，現在不吸烟他反而要头痛了。唉——你吸不吸烟？

林忆雄 对不起，我們在監獄里沒有烟吸，所以不能象你們那位老白。

馮明 喝水嗎？

林忆雄 不要。唉，你哪里学来的这一套交际礼貌？

馮明 組織上調我来搞这个团体工作的时候，特別关照我說，現在搞公开工作了，这个团体又都是些知識分子，要我特別注意礼貌。开头真把我別扭死了，真是拿着黄牛当馬騎！

林忆雄 怪不得你变得多了。噯——你剛剛說的老白是誰？

馮明 白怀冰，就是他通知我說你要看我的，你不認識

他？

林忆雄 不，我是托救亡总会的朋友找你的，大約是那个朋友轉托白怀冰的。

馮明 他也是—个知識分子。

林忆雄 过去搞什么的？

馮明 听說从前在文总工作。不过他和那些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不同，很有头脑的。

林忆雄 哪里人？

馮明 不知道，你不会認識他的。

林忆雄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馮明 誰？

林忆雄 一个同志，也是我的丈夫。

馮明 他叫什么名字？

林忆雄 林雄。

馮明 林雄？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怪不得你改名林忆雄啊！听說你是在結婚的那天被捕的？

林忆雄 是啊，因为我們那一部分組織有了內奸。当时經驗不够，所以吃了不少亏。

馮明 你变得多了。

林忆雄 啊——

馮明 变得很冷靜。

林忆雄 也許。四年監獄生活殘酷的磨煉，使我懂得了不少道理。

馮明 你在上海还要停留多久？